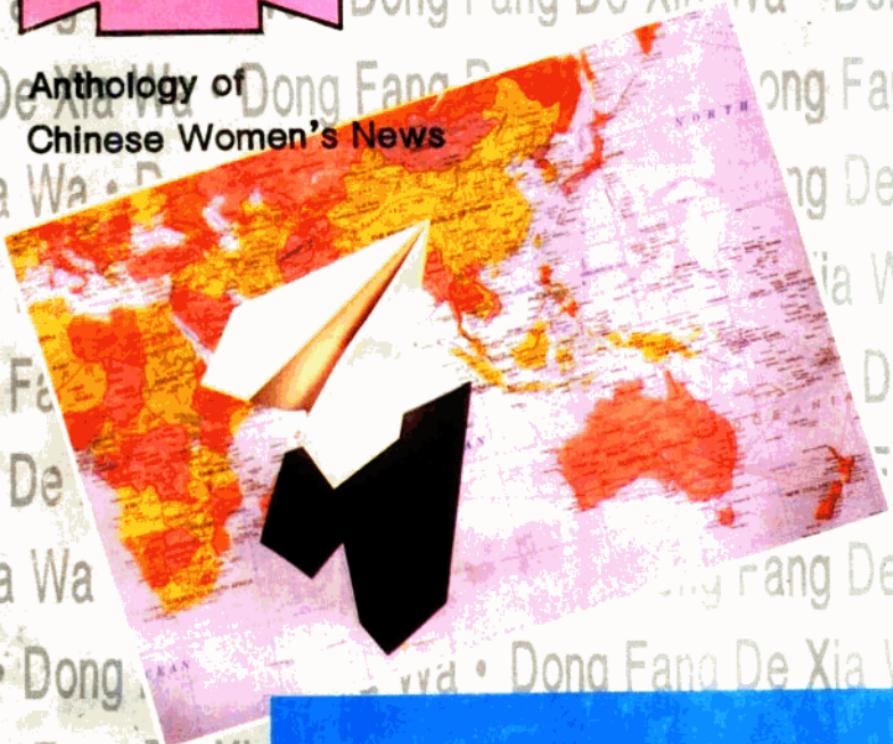


中国妇女报刊精粹丛书

Anthology of
Chinese Women's News



东方的夏娃

● 东方的夏娃

● 共和国的永远骄傲

生活》的光辉历程

自信、自立、自强

发展与和平

中国妇女出版社



《妇女生活》十多个大板块风采各异，数十个小栏目交相辉映。主要大板块：“时代风云录”、“巾帼立交桥”、“家庭夜光杯”、“社会广角镜”、“婚恋风景线”、“人生四环道”、“法制大世界”、“生活百叶窗”、“文苑七彩虹”、“幼教大观园”、“体坛五线谱”、“百科大辞典”、“编读呼拉圈”等。

中国妇女报刊精粹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姚维斗

副主编： 王维钧 孙小琪

任守春 刘绪乾

陈本德 吕大中

沈明革 胡勋壁

姜平章 黄敏忠

傅庭政 薛宝根

策 划： 周 军

**期刊如林
订阅家
《妇女生活》
一奇葩**

代号：36—61

《妇女生活》每月
1日出版，高档纸张
印刷，装帧精良，邮政
代号 36—61。全国各
地邮局(所)热烈欢迎
广大读者光临订阅。

**荣获
河南省优秀
期刊奖**

- 女性的知音
- 男士的挚友
- 家庭生活的百科全书
- 社会风云的斑斓画卷

目 录

| | | |
|------------------|---------|-------|
| 词二首（代序） | 刘绪乾 | (1) |
| 《我的父亲邓小平》是怎样写出来的 | 张秀平 | (2) |
| 刘少奇女儿刘平平的人生经历 | 刘先琴 郭家宽 | (11) |
| 坦坦荡荡女画家 | | |
| ——邓小平长女邓林印象记 | 高 瑜 | (24) |
| 罗大将军的女儿——“小点点” | 树 艳 | (29) |
| 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 | 刘业勇 | (34) |
| 女省委书记面对的世界 | 展 枫 | (43) |
| 还人间以公正 | | |
| ——访中国第一位女大法官马原 | 徐 迅 | (52) |
| 商都一枝梅 | | |
| ——记郑州亚细亚商场总经理韩梅 | | |
| | 张 弘 范志亭 | (58) |
| “磨动天”记事 | 应 之 | (67) |
| 阅读刘桂青 | 许建平 | (74) |
| 访“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 | 柳秀文 | (82) |
| “死亡地带”女先驱 | | |
| ——地质学家金庆民自述 | 陈凤贤 赵晓义 | (92) |
| 生命，在那闪光的历史镜头中升华 | | |
| ——记著名女摄影家牛畏予 | 许必华 | (102) |

·“国家的名片”，在她心中诞生

- 记兔年生肖邮票设计者李芳芳 马俊民 (109)
新中国的南丁格尔——吴静芳 孔繁平 (113)
新中国第一代女化学爆破专家王如芝 谭克明 (121)
女设计师的人生构图 陆其国 (131)
自我奔放，为了那美丽的寻觅 徐春亭 孟玉英 (136)
女校长的“摇篮曲” 朱 叶 (146)
四个村庄的诞生

——记麻风病“克星”李桓英大夫

- 司景辉 王 军 (154)
特殊材料构成的人
——记特级教师欧阳代娜 牛雅杰 (162)
希望，在金色的原野上闪光 杜建琦 (167)

中国电影界第一位女将军——王晓棠 慈爱民 (173)
魂系羽坛

- 记羽坛宿将陈玉娘 方 军 向 东 (181)
从“丑小鸭”到“白天鹅”
——记乒坛新星邓亚萍 高 山 (188)
世界足球小姐孙庆梅 赵俊祥 (198)
亚洲健美小姐张萍其人其事 白 汀 (203)
巩俐是个谜 奕 欣 (209)
登上大雅之堂的山东小嫚 阿 霞 (219)
东山再起的毛阿敏 李汝保 (227)
童话、自然和超越

——和杨丽萍的通信 齐岸青 (233)

- 智者阿春，强者王姬 慈爱民 (241)
奇女梁凤仪 汪兆骞 (249)
罗兰其人其情 宋美娅 (257)

绿荫一片慈母情

- 记中华绿荫儿童村村长胡曼莉 张芳云 (264)
一位目不识丁的母亲和她的六个大学生 李争鸣 (272)
一个女殡葬工的三级跳 阿 勇 钟 笑 (277)
女村长的外交风采 郝光兴 (283)
万里长江一女杰 肖 染 赵晓文 (289)
执著地拥抱生活

- 记几位残疾女性的人生追求 杨远方 (296)
白衣·黑发·火的年华 家富 州立 跃 林 (304)
从农家女到女警官 赵凯文 (310)
聋哑“红嫂”的今与昔 毕永波 (317)
闪动在记忆里的红飘带 许建平 (323)

- 相爱时，我未想过是总司令的女儿 朱 敏 (330)
我不会倒下 叶乔波 (337)
为文学而战 张海迪 (343)
甜蜜艰辛尽在其中 李瑞英 (348)
我只是一个棋手 谢 军 (351)
我这一辈子 谢 芳 (356)

词二首（代序）

刘绪乾

蝶恋花

中原飘来歌一首，穿云破雾乡音醉神州。
长城内外谢“知音”^(注1)，大河上下赞“优秀”^(注2)。捧起奖杯惊回首，踏浪弄潮谁家肯落后？！征途漫漫难停留，再为巾帼写春秋。

注1：邓颖超同志为《妇女生活》题词“知音”。

注2：《妇女生活》为“河南省社科类优秀期刊”。

长相思

女亦友，男亦友，残烛滴滴驱友愁，舍此何所求？！路悠悠，情悠悠，情洒满路朱颜瘦，壮心何时酬？！

（选自《妇女生活》1992年第3期，
作者系妇女生活杂志社总编辑。）

《我的父亲邓小平》是怎样写出来的

张秀平

52万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问世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第一批20万册问世即销售一空。40天后，已再版印至80万册。上海新华书店一天售出6000册，不得不立即驱车千里赶赴北京，到中央文献出版社求援；团体订数也激增，仅解放军系统就发行十几万册；继大陆9月11日首发后，香港三联书店9月17日首发2万册，台湾地球出版社于9月18日也首发1.5万册。据该社估计，在台湾至少可发行5万册，这在当地是很大的销售量。

在这部传记巨著问世之前，大陆各主要报纸纷纷找到中央文献出版社，经该社同意后，陆续连载该书的主要章节。从台湾传来消息说，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也连载了此书部分内容。刊登第一篇那天，恰逢国民党“十四届全会”开幕。报纸送到会议上1000份，立即被抢。在台湾，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争相阅读，还纷纷抱怨该报连载的内容太少了。

一部人物传记能引起如此轰动是罕见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本书为何能产生这样强烈的震撼力？不同层次的读者几乎都是相似的回答：因为这部书写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是全世界瞩目的伟人邓小平同志；而且，这部书的作者毛毛又是邓小平同志的女儿，其材料来源真实可靠，还有不少是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吸引力自然更强。

在我国，为重要领导人作传记，往往要由几个人甚至一个写作班子才能完成，而且一般要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为邓小平这位我们党第二代主要领导人写传记，仅毛毛一个人，而且3年就出版了上卷，这是没有前例的。毛毛是怎样一个人？她是如何完成这部巨著的呢？

该书的《作者简介》中这样写道：“毛毛，现名萧榕，首用名邓榕。1950年生于四川重庆。‘文革’中在陕北插队三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8年，任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年从事研究工作，曾组织撰写《中国社会主义四十年》、《向新科技革命进军》等文章在报纸发表，个人亦有文章多篇在报刊发表。”

这说明，毛毛有相当文字功底，但写书却是头一回，而且第一次就是写邓小平这样一位三起三落，经历传奇的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度可想而知了。而毛毛却有自己深沉的思考。她虽然知道，邓小平同志说过，他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传记，但毛毛却认为：“作为他的女儿，如果不把我所知道的记述下来，我将愧对历史。今生今世也许我一无所成，但如不完成这一夙愿，我便会遗憾终生。”

她在《本书最后的话》中写道：

我要写我的父亲，因为这是我向往已久的一个心愿。

我要写我的父亲，因为我常在我父亲的身边，我认为我

了解他。

我要写我的父亲，因为我崇敬他。

我以我的全心，爱我的父亲。

我想写我的父亲，想了很多年了。

可是，直到近年才下定决心。

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我终于写完了这本书。

我用了大量的精力，倾注了我全副的心血，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写了我父亲的前半生。

她写书之艰辛，已溢于言表。

1950年1月25日深夜，在山城重庆，一个又小又瘦，一头稀疏黄毛的女婴诞生了。乍才落地，轻轻一啼，就合上双眼熟睡而去。她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个孩子，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看她出生时毫无可以记取之处，便依据她一头稀疏的黄毛，亲昵地叫她毛毛。

回忆这段插曲，读者不能不领会到：萧榕将这部书的署名冠以毛毛，无疑凝聚着对父母，特别是对父亲深沉无比的爱；她向读者献上这本书时，也向父亲捧出了那颗赤诚的爱心。

毛毛说：写这部书太难了。我这个学医的，拿起笔来写书，比拿手术刀还难。她深知，“我要记述的只是一个人，但他代表着他们那整整一代可歌可泣的风云人物。我所记述的只是一段历史，但它却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历史一脉相承。”

思考再三，自称是“史盲”的毛毛，还是知难而上了。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要写好他的传记，首先要详细了解、把握中国近、现代史以及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成百上千个历史史实与事件。于是，毛毛不辞辛苦，一次又一次地出入中央档案馆，多方搜集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党史、军史等许许多多的资料。笔者粗略翻阅书中的注释，仅毛毛引用的书籍、资料近200种，达280多次。从《汉书·蒯通传》、光绪皇帝时的外交史料，到各种党史、军史、《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直至一些县志、县党史资料；从法国国家档案里查阅到邓小平同志留法期间工作过的施奈德工厂人事记录；从查阅《小马赛人报》、《巴耶日报》，到一张张仔细翻阅了邓小平同志曾主编的《红星报》，直至查阅了《人民日报》等报纸的有关报道；从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一直读到刘伯承、聂荣臻、梁必业、杨国宇等许多党内、军队内重要人物的回忆文章……

毛毛从查阅这些浩瀚的史料中感到，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的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此波澜壮阔，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极其广阔的天地。在这个大舞台、大背景下，在这幅史诗般的长卷面前，她心潮澎湃，拓宽了视野，于是把主人公放在波澜迭宕的中国革命历史的长河中。这使她向成功迈进了一步，也使这部书成了一部生动的党史、军史、革命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难得的好教材。

毛毛说：“我父亲的一生的活动实在太丰富了，他的经历实在太曲折了，他人生的道路太富于传奇性了，加上他对革命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给我写他的传记提供了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的素材。”但她也深深知道，父亲的经历越复杂，跨度越大，写作难度也越大。而且，书中要面对五六百个真实的人物，有许多都是相当重要的人物，无论是近代历史上的，还是现、当代的均要求准确、真实。于是，她制定了庞大的

采访计划。

毛毛曾到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老家收集资料、照片，翻阅县志、家谱，到父亲就读的县中学访问，赴父亲战斗过的太行山老根据地座谈，当毛毛看到父辈们以前住过的小屋，看到大院里的柿子树，她似乎感到不是在 80 年代的实地采访，而是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战斗岁月；她还到法国蒙达尼父亲当年做工的哈尔森工厂，翻阅有关资料，了解父亲当年学习工作的情况；以后她还赴莫斯科考察父亲学习过的中山大学旧址；为了解父亲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她几次赴上海采访过革命老人朱端绶和张纪恩、黄定慧等；她先后访问过与父亲有过交往或一起工作过的郑超麟、朱月倩、黄美伦、莫文骅等；曾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张闻天夫人刘英等促膝长谈；为了解父亲的军事生涯，她还拜访了李聚奎、梁必业、杨国宇、陈再道等许多位老将军。

这部书也是毛毛用心血和泪水写成的。在上卷中，从邓小平同志的少年时代、留法勤工俭学、在莫斯科深造、24 岁出任中央秘书长，写到举行百色起义、进行艰苦的国内革命战争、北上抗日，直至进军大别山、逐鹿中原、解放初期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感情真挚，迭宕起伏，扣人心弦。写作中，她一次又一次泪洒双颊。书中有这么一个章节，她写道：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沉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得力的助手和忠诚的战友。在总理病重时，父亲顶住压力，治国治军，替总理分担重任；在总理垂危时，父亲通宵达旦守候

在总理的病榻旁边；在总理去世后，父亲忍住巨大的悲痛，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总理致了悼词……

写到这里，我都已经热泪满颊。

书中毛毛还记录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她在书中引用了1939年10月初邓小平同志在一二九师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这篇详尽的报告记录稿，是由当时一二九师担任组织部长的老红军张南生记录下来的。张南生好记日记，一记就记了几十年。1989年他病逝于北京，他的夫人林纫篱，虽身患重病，但为了完成张南生未了的心愿，把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讲话，硬是从张南生那几十本日记的瀚海之中，一篇一篇地寻找出来，又一笔一字抄录下来，整整抄了几年，抄了十几万字。抄好以后，她还编了目录，编了页码，工工整整地装订完毕。1992年5月，她将一大本厚厚的抄写的邓政委的讲话送给了卓琳同志。当毛毛捧着这份长达7万多字的手录稿时，眼睛湿润了。

据说，有不少读者，特别是一些老同志读了这本书，都落过泪。各界人士一致认为，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感人。究其原因，首先是作者为壮丽的中国革命事业，为成千上万的党的优秀儿女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为父亲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和一往无前的辉煌业绩深深打动了，提笔生情，情自然感染了读者。

接触过毛毛的同志都称她非常平易近人，谦虚朴实。她谈到此书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众多老同志的支持。她说：“我采访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采访了许多和我父亲共同战斗过的革命老战士。其中有我父亲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老同志；有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和我父亲在一个党小组的老

革命家；有和我父亲一起长征的老红军战士；还有在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和我父亲共同战斗过的革命老前辈。在他们那儿，我听到好多好多故事，知道了好多好多非常生动、非常感人，也是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如果没有这么多老同志的支持，我很难想象能这么快完成这么大的作品。”

听说毛毛要写邓小平传记，这些老同志、老将军都分外高兴，因为这正符合他们的心愿。他们倾其所见所闻，如数家珍讲给毛毛听。

在拜访陈再道将军时，他夫人病在医院，只有他一人在家。虽然初次见面，但他异常热情，这位有名的“酒罐子”一定要请毛毛喝酒，还一直把她送到房门外，并连声说让她以后再来。毛毛知道，他这么高兴，并不是因为看见了毛毛，而是因为她是邓小平的女儿，是因为他与邓小平有着几十年的战斗情谊。

在采访梁必业将军时，他讲了许多长征中的故事，讲了许多战斗、生活的细节。他讲到兴奋之处，竟忘情地唱起了一首歌。那是他们当时自己编写的一首长征歌曲。老将军一边唱，一边挥舞拳头好像在指挥大合唱。毛毛深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于言表的亲情，是因为他们都是邓小平的老同事，是和邓小平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老战友。

毛毛还讲了一个故事。当这部书稿写到 20 多万字时，心中没底，不知这样写效果如何，能否达到出版要求，于是她想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顾问李琦同志，于是将书稿送他过目。不久，李琦同志因病住进了医院。毛毛的心凉了：这部书稿可能“无期”了。但万万没想到，李琦同志不仅在医院

看完了书稿，还提了宝贵意见，并给她很大鼓励。毛毛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终于遂了心愿。

毛毛还由衷感激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书稿的初稿完成后，李琦和力平同志这两位著名的党史专家仔细审阅了书稿，并且对稿中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一条一条地写了下来。其后，该社又请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组”的冷溶同志作为该书的特约编辑严格把关；鉴于该书涉及党史中的其它方面许多事实，又请有关专家沈学明同志校正了一些史实。用毛毛自己的话说，他们“纠正了无数处的错误”。正是因为得到了这些党史、军史专家、邓小平研究专家的热忱帮助，才保证了这部书的质量。

1993年6月10日，毛毛到出版社交第一批稿子。稿件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很清楚。6月20日，书稿全部交齐。7月下旬到8月中旬责编完成全部审校工作。8月15日下厂付印，9月11日在京举行首发式。

在首发式上，与会同志都希望毛毛以更充沛的激情，继续写好邓小平的后半生，她慨然允诺。

她在《本书最后的话》中写道：

我写完了这本书，但还没写完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篇章，还在后面。

对我父亲的后半生，我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深。

因为在父亲后半生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成熟到足以理解我的父亲了。

所以在这本书写完以后，我将继续写我的父亲的后半生。

她还写道：

我相信，下一本书，一定会比这一本更好。

最后，我希望我的父亲看了这本书后，说一句：还不算糟。

父亲从不表扬我们。

不算糟，就足够了。

据有关人士说，邓小平同志已看过了这本书。他是自己看的。书有 600 多页，太沉了，于是叫人拆开分成好几本，用订书机订着。这本邓小平同志看过的书已被有关人员精心保存了起来。

父亲对女儿说了些什么话呢？那只有毛毛知道。

毛毛还透露，她正抓紧资料的最后收集整理工作，年底可着手下卷的写作。预计两年写完。

罗荣桓元帅的夫人在座谈会上也透露：邓小平同志一生三落三起，这本书记述了第一个起落，更重要的两落两起还在下一部。她还说，这部书的上卷记述了邓小平同志和罗荣桓的友谊。全国胜利后，他们交往仍很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又一同对林彪把学习毛著教条化、庸俗化的错误进行了抵制。这些，毛毛将会在下一部书中进行介绍。

毛毛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她虽然自信下一部写得会比这一部更好，因为在写书方面已积累了些经验，特别是下一部书中讲述的许多事是她亲身经历的，在感受上会更深刻些，感情色彩也会更重一些。但要写好邓小平后 40 多年的曲折经历，无疑也是非常艰巨的。

广大读者坚信：毛毛的下一卷一定比上卷写得更好。人们在热切期待着。

（选自《妇女生活》1994 年 2 期）